

李清照研究丛稿



内蒙古人民

李清照研究丛稿

王璠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5 字数:163千 插页:2

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,090册

统一书号:10089·381 每册:1.35元

目 录

第 一 部 分

李清照词真伪考·····	3
李清照词通行辑本论略·····	35
《点绛唇》作者为李清照说·····	47
读《金石录后序》札记·····	55
《金石录后序》作年辨正 ——兼与黄盛璋、黄墨谷二先生商榷·····	67
李清照生年、嫁年丛谈·····	79
李清照避兵行踪新探（图一、二）·····	90

第 二 部 分

女性情怀 词人襟抱

——关于李清照两首《如梦令》·····	113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少女与少妇 形神何分明

——李清照两首《点绛唇》对读·····	119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李清照两首记梦的《浣溪沙》·····	12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深闺似海 愁情满怀

——试说李清照两首《浣溪沙》·····	13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江南好 故乡情

——对李清照两首《菩萨蛮》的理解·····	13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咏物述怀 乡愁凄切

——《添字采桑子·芭蕉》试析…………… 144

《武陵春》析解…………… 150

佳节重阳 黄花比瘦

——说《重阳·醉花阴》…………… 154

吹梦无踪 弹泪征鸿

——读李清照《浪淘沙》…………… 159

一幅绚烂夺目的秋景图

——说李清照的《怨王孙》…………… 164

胸怀壮阔 气象恢弘

——李清照豪放词《渔家傲》论析…………… 169

李清照《元宵·永遇乐》词析说…………… 177

附 录

《金石录后序》作年考…………… 191

李清照的诗…………… 197

后记…………… 205

第一部分

李清照词真伪考

李清照以词名，其词在宋时已专集刊行，至元代仍流传于世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一“歌词类”称“《漱玉集》一卷，易安居士李氏清照撰。”并云：“别本分五卷。”淳祐间黄升编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（一称《花庵词选》前集）卷一〇云：“李易安善为词，有《漱玉集》三卷。”^①元延祐间马端临撰《文献通考》，卷二四六《经籍考》七三“歌词类”引《书录解題》亦称《漱玉集》一卷，别本分五卷。元至正三年（公元1343）脱脱等主修《宋史》，其卷二〇八《艺文志》七“别集类”著录《易安词》六卷。自明以后，则鲜见载籍著录，上述各本，当已失传。故嘉靖辛亥（1551）杨慎撰《词品》时，谓李清照词“当与秦七、黄九争雄”，有“词名《漱玉集》，寻之未得”之叹。^{〔1〕}毛晋所刻《诗词杂俎》中，有崇祯庚午（1630）仲秋辑刻之《漱玉词》一卷。毛氏自称，系据洪武三年（1370）钞本刊刻者。^{〔2〕}于是毛刻《漱玉词》一卷，遂成为现存最早之刻本。清乾隆时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收入《漱玉词》一卷，即用毛刻本也。

毛刻《漱玉词》一卷，仅收词十七首，尚不及宋人曾慥《乐府雅词》所选录二十三首之数，仅多于黄升《花庵词选》前集、黄大舆《梅苑》之所选各八首而已。

明、清以还，词选风行。选本中清照词入选者，超过毛刻本不少，如明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选录词四十五首。清沈辰垣等编

①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一四亦称：“李氏自号易安居士……小词多脍炙人口，已版行于世。”

《历代诗余》录词四十三首，然迄未有搜检群书辑为专集刊行者。直至清末光绪七年辛巳（1881），临桂王鹏运始辑刻《漱玉词》，得五十首；后八年——光绪十五年己丑（1889），王氏又嘱其乡人况周颐校补，复得词八首，合王氏原辑共五十八首，刊入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。此本海丰吴重熹氏又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（1901）刊入其所辑《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》中。

迄乎近世，有大兴李文椅辑录李清照诗、词、文、赋等为《漱玉集》五卷，稿成于1923年，1927年7月，以“冷雪盦丛书”名义，由北平平明出版社排印刊行。《漱玉集》五卷中，有词二卷，共收词七十八首，其数远超过王氏，惜疏于考证，臆作不少。1929年，海宁赵万里重辑《漱玉词》定本一卷，收词四十三首，凡前人误收、误引诸作，悉入附录，计十七首，分“存疑”

“辨伪”二目。有1931年2月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排印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本。赵氏校辑本所收词仅多于四印斋本二首，而少于冷雪盦本十八首。但校勘考证，均极精审，超越前人，宜乎江宁唐圭璋先生据以录入所辑旧版《全宋词》也。

1962年，海宁王仲闻先生撰《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》一文（以下简称“《杂考》”），刊登于中华书局1963年4月出版《文史》第二辑。该文第二部分，有“作品真伪”专节，分（一）清照词误题他人作、（二）有疑问或甚可疑者、（三）他人作品误题李清照撰三目。举凡李词之有问题者均曾论及，搜检勘劬，裁决精当，又远在赵氏之上。只是于前人误收、误引诸作，仅举出处，略于论证，不少推断，值得商榷。^①余不揣谫陋，爰申管见，亦按正误、辨伪、存疑三项分别论述之。

①王氏《杂考》，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学初《李清照集校注》各有关词按语的基础上汇摘成篇的。《校注》定稿于1962年以前，而《杂考》完稿于1962年4月（分见李集后记及《杂考》所署年月）。《杂考》文中，有些论断，对《校注》按语略作修正。《杂考》后出，代表作者最后意见。拙稿引述时，则以《杂考》为准。

一 正误——凡李词误题他人作者属之

(1) 《如梦令》“常记溪亭日暮”阙

此阙原见宋曾慥辑《乐府雅词》卷下，为李清照作。而杨慎《词林万选》卷四录此，不注撰人。且“晚”作“欲”，“滩”作“行”，与宋陈景沂辑《全芳备祖》同。明嘉靖杨金刻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误题苏轼作。明黉溪逸史氏编《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》卷一、明董逢元辑《唐词纪》卷五，均误以为吕洞宾词。按《如梦令》调名为苏轼所改，其《如梦令》“水垢何曾相受”阙自序云：“此曲本（后）唐庄宗（李存勖）制，名《忆仙姿》，嫌其名不雅，故改为《如梦令》。庄宗作此词，卒章云：

‘如梦，如梦，和泪出门相送。’因取以为名云。”^[3]此调坡集共五首，北宋词人填者不多，而易安则有两首，此李清照词所以误为轼作之由也。又《古今词谱》云：“《如梦令》，小石曲。有传自吕仙者，有传自庄宗者。庄宗于宫中掘得石刻，名曰‘古记’。复取调中二字为名，曰《如梦令》，所谓‘如梦，如梦，残月落花烟重’是也。不知先曾有一阙云：‘尝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欲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？争渡！惊起一行鸥鹭。’传是吕仙之曲。别刻又云‘无名氏’，此非吕仙之词。”^[4]《名贤词府》、《唐词纪》所以误题吕洞宾作者，盖源于此。

(2) 《点绛唇》“蹴罢秋千”阙

此阙出自杨慎《词林万选》卷四，作李清照词，《历代诗余》卷五、王氏四印斋本《漱玉词》从之。赵氏于此阙案云：“词意浅薄，不似他作，未知升庵何据？”所辑《漱玉词》因列附录一“存疑”。唐圭璋先生《全宋词》旧版亦以为“词意浅薄，疑非易安之作”列入“附录”；^[5]新版列为“存目词”，注云：“无

名氏词，见《花草粹编》卷一。”^[6]王仲闻先生则谓《词林万选》一书中误题作者姓名之词约有二十余首，殊不可靠。而且《点绛唇》一首，嘉靖三十三年杨金刻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题苏东坡作；万历二十八年刻明长湖外史氏编《续草堂诗余》（一作《草堂诗余续集》）卷上作无名氏词；又明茅瑛《词的》卷二（按新版《全宋词》周邦彦“存目词”作“卷一”，见第二册第630页）误作周邦彦词。故是否清照所作，颇有问题，原应存疑。^[7]按赵氏所云词意浅薄，标准难定，未能据信。唐氏所举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，成书年月，不得而知。其最早刻本为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刊本。^[8]以较《词林万选》之成书，或在后。至王氏所举三书之年代，则均在《万选》之后。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始刻之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，上距《词林万选》刊行之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，^[9]已达十一年，而长湖外史《续草堂诗余》、茅瑛《词的》之成书，更在其后。今以后出之杨本否定前刊之《万选》，升庵有知，未必首肯。是则《点绛唇》一词，自以李作为是。^[10]

（3）《浣溪沙》“小院闲窗春色深”阙

此阙原出《乐府雅词》卷下，为李清照词。而元至正、明洪武两本《草堂诗余》^①前集卷上录此与欧阳修《浣溪沙·春游》“湖上朱桥响画轮”阙相接，未注撰人，韩俞臣本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卷一、明周瑛《词学筌蹄》卷五遂误题为欧阳修词。明嘉靖庚戌（1550）刊武陵逸史氏编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卷上^②此阙前后皆周邦彦美成词，惟此词不注撰人，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后集卷上因据之误作无名氏词。而明陈鍾秀本《草堂诗余》卷上竟误

①商务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嘉靖安肃荆聚本，即据洪武本覆刻者。

②中华《四部备要》本《草堂诗余》所据毛氏汲古阁《词苑英华》本乃据嘉靖庚戌刊本删去词话者，说见吴昌绶双照楼翻刻本《草堂诗余》跋。

作周美成词，陂溪逸史《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》卷一从之；毛晋刻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本周邦彦《片玉词》亦刊此阙于“补遗”中。别又误入吴文英《梦窗词集》。实则此词当依《乐府雅词》以李清照作为是。

（4）《浣溪沙》“淡荡春光寒食天”阙

此阙原出《乐府雅词》卷下，本李清照词；而四库馆臣从明解缙等编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之宋人仲并《浮山集》十卷，其第三卷误收此首。唐圭璋辑《全宋词》于旧版仲并词作为附录，并据《大典》题作“春闺即事”。^[11]新版仲并词列入“存目词”，盖本清人劳格《读书杂识》卷一二所云“仲并《浮山集·浣溪沙·春闺即事》，《乐府雅词》作李清照词”而正之者。^[12]王仲闻先生尝究其所以致误之由：“非《永乐大典》误，即清四库馆臣误辑。”^[13]其说甚是，盖《浮山集》尚有误收他人之诗，其情况与此词相类似。

（5）《浣溪沙》“髻子伤春慵更梳”阙

此阙见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卷二李清照《浣溪沙》“淡荡春光寒食天”阙之后，题作“闺情”，而未注撰人。长湖外史氏《草堂诗余续集》卷上因作李清照词，毛氏《诗词杂俎》本《漱玉词》收之。兹据以定为李作。

（6）《采桑子》“晚来一阵风兼雨”阙

此阙调名，一作《丑奴儿》，出杨慎《词林万选》卷四，作李清照词。然或以词意浅薄而疑之，如王鹏运云：“此阙词意肤浅，不类易安手笔。”赵万里谓：“词意偃薄，不似他作。”因列附录一“存疑”；或以他书署名有异而非之，王仲闻称此首杨金刻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作无名氏词，《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》卷一、《花草粹编》卷二并作康与之词，清赵式编《古今别肠词选》又作魏大中词。且谓杨氏《词林万选》误题作者姓名之词约二十余首，殊不可靠，原应存疑。^[14]唐圭璋氏新版《全宋

词》遂据以列入“存目词”。^[15]按此两说皆难成立，理由参阅前《点绛唇》“蹴罢秋千”阙考。

(7) 《减字木兰花》“卖花担上”阙

此阙《花草粹编》卷二作李清照词，汲古阁未刻本《漱玉词》亦收之。^①四印斋本《漱玉词》据以列入“补遗”中。赵万里谓此阙“词意浅显，亦不似他作”，列入附录一“存疑”。^[16]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《李清照集》亦谓“词意浅显，疑非易安作”。^[17]然以易安夫妇早年情感之笃，正不妨有此闺中韵事，安可因其词意显露而疑之？

(8) 《忆秦娥》“临来阁”阙

此阙出自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后集卷十八桐门，题李清照作。王氏四印斋本《漱玉词》收入“补遗”中。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上、《花草粹编》卷四并误作无名氏词。

(9) 《武陵春》“风住尘香花已尽”阙

此阙至正、洪武两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上（丛刊本同）皆于李清照《如梦令》“昨夜雨疏风骤”阙后接录之，不注撰人；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上因作无名氏词。赵式《古今别肠词选》卷二误作明马洪词。惟陈锺秀本《草堂诗余》卷上^②、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卷一（备要本同）作李易安词，毛氏《诗词杂俎》本《漱玉词》亦收之。明人叶盛且以为是南渡后易安居

①毛氏刻《诗词杂俎》本《漱玉词》后，又从《花草粹编》等书中辑得清照词若干首，未及刊行，世遂以汲古阁未刻本《漱玉词》称之。此本罕传，清末王鹏运、况周颐犹见之，曾据以校补清照词。此即据王氏四印斋本《漱玉词》。

②此据王鹏运《四印斋所刻词》覆刻嘉靖戊戌（1538）刊本陈锺秀《草堂诗余》。王学初《李清照集校注》则谓陈锺秀本此首无撰人，或所据本与此不同欤？

金华时所作。^[18]赵万里校辑本《漱玉词》于此首加按云：“玩意境，颇似李作，姑存之。”其实此词为李清照作，极其明显。盖词中尝两言双溪，而双溪为宋时金华名胜，清照同时之人如林孚仲、梁安世皆有诗咏之，清照稍后之人如楼钥《攻媿集》有纪游金华双溪事。元初人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亦有《忆双溪》诗。清照于绍兴四、五年间避难金华，卜居陈氏第。在金华时，尝登八咏楼，题诗述怀，其于“春尚好”时之双溪胜景，“也拟泛轻舟”，自属情理中事。故自明代叶与中、清人俞正燮以至近时夏承焘、黄盛璋、王仲闻诸氏，不仅断此词为李清照作，且以为作于绍兴四、五年间易安避地金华时也。

(10) 《浪淘沙》“帘外五更风”阙

此阙出自杨慎《词林万选》卷四，作李清照词。赵万里按云：“《花草粹编》五引此阙，未注撰人；《词林万选》注云：‘一作六一居士。’检《醉翁琴操》无之，未知升庵何据？”^[19]王仲闻亦云：“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作无名氏词，《续草堂诗余》卷上作欧阳修词，《花草粹编》卷五作幼卿词；《词林万选》卷四则以为李清照词。”认为属“他人作品误题李清照撰”。^[20]按赵氏云《花草粹编》五未注撰人，而王氏则以为幼卿词。余以未见《花草粹编》，未知孰是，或所据本固不同欤？①又《词林万选》注“一作六一居士”，赵以今本《醉翁琴操》无之，而疑升庵之说，但据王称《续草堂诗余》卷上作欧阳修词，则其间矛盾不难解决。窃以为有明一代，《草堂诗余》

①明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，今传本有两种：一为明万历间原刻十二卷本（此本有1933年影印本）；一为清咸丰间钱塘金绳武木活字印二十四卷本。二本分析始末及内容优劣，赵万里氏有较详细评述（见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第一册“引用书目”）。

刊本，不下一、二十种^①，增删分合，随意而定；字词歧异，难以数计。即如杨慎评点之《草堂诗余》五卷，有明刊《词坛合璧》本（北京图书馆藏），而万历时所刊行之长湖外史氏辑本《续草堂诗余》二卷（中华书局藏），年代远在杨慎评点本之后，二者之间，不无因承递嬗之迹。《浪淘沙》一词作者，升庵注称“一作六一居士”，其所据或为其所评点之五卷本《草堂诗余》，而《续草堂诗余》二卷本径作欧阳修词，其所据非杨评五卷本《草堂诗余》，即其所编选之《词林万选》，可断言也。实则此词当依《词林万选》作李清照词，且为其悼念明诚之作。盖明诚于建炎元年（1127）八月，起复知江宁府，“明诚在建康日，易安每值天大雪，即顶笠披蓑，循城远览以寻诗，得句，必邀其夫赓和”。^[21]唱随之乐，不言而喻。建炎三年春三月，明诚罢官，夏五月至池阳（今安徽贵池县），旋被旨知湖州（今浙江吴兴县），遂驻家池阳，独赴召。六月与易安别，驰赴行在（建康），至则病店；七月书报卧病，易安遂解舟下，八月十八日，明诚病逝建康。易安痛失所天，回首前尘，恍然若梦。故有“画楼重上与谁同”、“回首紫金峰”之句；矧昔也“玉钗拨火”，今则“宝篆空成”，故其“一江春浪醉醒中”，直不堪回首语也！此与“吹箫人去玉楼空，肠断与谁同倚？一枝折得，人间天上，没个人堪寄！”^[22]所表达之愁怀实同。信乎陈廷焯氏之言曰：“凄艳不忍卒读，其为德夫（明诚字）作乎！”^[23]乃赵辑本《漱集词》竟列此阙于附录一“存疑”，而唐圭璋氏新版《全宋词》又仅据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作无名氏词，殊不知《词林万选》刊行之年代较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早十一年。以后出之杨本，否定

①自元至正《妙选群英草堂诗余》前后集四卷本刊出后，明代继踵刊刻之《草堂诗余》，种类繁多，书名各异。近人王学初《李清照集校注》中有详细介绍，可以参阅（分见该书附录《柳梢青》“子规啼血”阙后按及“引用书目”）。

前刊之《万选》，非徒失考，且欠公允。

(11) 《怨王孙》“湖上风来波浩渺”阕

此阕原出《乐府雅词》卷下，为李清照作，《花草粹编》卷五据《复雅歌词》亦作李清照词，而王栎清等编《词谱》卷二误以为无名氏作。

(12) 《怨王孙》“梦断漏悄”阕

此阕出自武陵逸史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卷一（备要本同），作李易安词，周瑛《词学筌蹄》卷三同，毛氏《诗词杂俎》本《漱玉词》收之。然近之论词者多疑之，其缘由皆以至正、洪武两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上（丛刊本同）未注撰人，而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作无名氏词。尝检洪武本《草堂诗余》，其前集卷上《如梦令》“昨夜雨疏风骤”阕、《武陵春》“风住尘香花已尽”阕、《怨王孙》“梦断漏悄”阕三词并列，除《如梦令》注明李易安外，余均未注撰人，而《武陵春》以词中两言双溪，世之论者已公认为李作。^[24]惟《怨王孙》一词以未注撰人而颇受非难。赵万里云：“类编本以为李作，失之。”唐圭璋云：“类编所引误也。”王仲闻认为属“有疑问或甚可疑者”，新刊《李清照集校注》遂列为存疑之作。其实此皆由未明《草堂诗余》编例所致。今传洪武本《草堂诗余》前后集中^①，往往录一作家词数首，只于前一首注明撰人，其余则不复注作者。如前集卷上秦观《望海潮》“梅英疏淡”阕后，接以《满庭芳》“晚色（原误作“兔”，据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改）云开”阕，未注撰人，而此正少游作也。前集卷下李璟《浣溪沙》“手卷真珠上玉钩”阕后，接以《浣溪沙》“风压轻云贴水飞”阕，亦李璟词，但未注撰

①近世仁和吴昌绶双照楼辑刊、武进陶湘续辑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》中有1915年翻刻之《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》前后集各二卷，系据明洪武遵正书堂本影刊者（见吴氏翻刻《草堂诗余》跋）。1958年6月中华书局曾据吴氏翻刻本删去词话、注语，题名《草堂诗余》排印刊行。

人。清照之《武陵春》、《怨王孙》即接《如梦令》者，似亦可作如是观。且余犹有说焉：明人沈际飞天羽氏，评刊《草堂诗余正集》六卷，《草堂诗余续集》二卷，又尝编选《草堂诗余别集》四卷及《草堂诗余新集》五卷，其识见、鉴赏力当在书坊贾人之上。所刊《草堂诗余》中收“明人此调，首句云‘深闺静悄’，后起云‘遥望玉郎在何处’，末三字用‘不见君’，前五句云‘堪惜那小桃红’，而自谓和易安韵”。^[25]万氏虽以声律不谐讥评沈氏“选之赞之”为“可叹可怜”，而《怨王孙》“梦断漏悄”一词，在沈氏编选《草堂诗余》之前已被认为李作且有人和其韵者，固甚明也。又武陵逸史氏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刊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（1550），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刊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（1554），两书所本，虽不可知，而类编本前出、杨本后刊，则为不可移易之事实，以后刊否定前出，恶乎可？

（13）《怨王孙》“帝里春晚”阙

此阙王奕清等《词谱》调作《河传》，注云：“又名《怨王孙》。”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卷一（备要本同）作李易安词。赵万里尝疑之，谓“上二阙（并前“梦断漏悄”阙而言）《诗词杂俎》本《漱玉词》收之，殆与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同出一源。……后一阙至正本不收（按洪武本、丛刊本同），见类编本，未详所出”。因列附录一“存疑”。王仲闻亦以“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则作秦观词”，认为当属“有疑问或甚可疑者”，^[26]新刊《李清照集校注》遂列为存疑之作。^[27]惟唐圭璋新、旧版《全宋词》均确信为李清照词。^[28]新版虽于词后加按语，称“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，此首作秦观词”，但其坚信不疑之态度，较旧版尤为坚决。盖旧版仅附列于李词之末，而新版则以所据出处年月先后排列，惜乎未说明理由何在！余尝考之，类编本所据，或为黄升《花庵词选》后十卷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末所附叔旻自作词三十八首。其《月照梨花·闺怨》“画景，方永”阙，调名本为《河传》，亦即《怨王孙》，所以更名《月照

梨花》者，王奕清等《词谱》卷一一《河传》释调引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云：“《河传》，唐曲。今存者二：其一属南吕宫，其一属无射宫，即《怨王孙》曲。”又云：“《花间集》所载唐词……内韦庄词，名《怨王孙》（按指“锦浦、春女”阙），宋人多宗之。……李清照词，有‘人静皎月初斜，浸梨花’句，更名《月照梨花》。”^[29]杜文澜亦云：“此调因李清照词有‘人静皎月初斜，浸梨花’句更此名。应与前之《怨王孙》（按指张元干“小院春昼”阙），均归《河传》调内。”^[30]信如所云，则此词为李清照作，殆无疑义。盖黄升为南宋词人，所编《花庵词选》二十卷，前十卷曾收李易安词八首，虽“人静皎月初斜，浸梨花”之一首《怨王孙》未见收录，而其词固已流传于宋代，故为黄氏所赞赏竟用其句以为调名也。

（14）《瑞鹧鸪》“风韵雍容未甚都”阙

此阙原出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卷六，为李清照词，四印斋本《漱玉词》列入“补遗”中。赵万里氏谓“虞、真二部，诗余绝少通叶，极似七言绝句，与《瑞鹧鸪》词体不合”。所辑《漱玉词》因列附录一“存疑”。旧版《全宋词》亦据以入附录；而新版《全宋词》则改为李清照作，惜未言其故。王学初《李清照集校注》以为《花草粹编》收此篇作《瑞鹧鸪》，必非无据；在未能断定为诗前，⁴¹仍编入词内。^[31]如此处理，甚为切当。兹从其说，作为李词。又近人胡云翼《李清照及其〈漱玉词〉》一书录此阙，注云：“此词见《词统》，一作向镐。”^[32]按胡氏此注，实为四印斋本《如梦令》“谁伴明窗独坐”阙之注语，只将“向丰之”改作“向镐”。致误之由，盖《如梦令》紧接《瑞鹧鸪》之后，故尔张冠李戴。

（15）《一剪梅》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阙

此阙原出曾慥《乐府雅词》卷下，又见黄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一〇，为李清照词。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卷二（备要本同）从之。而长湖外史氏《续草堂诗余》卷下误以为无名氏作。此阙